

本 足
義 演 漢 東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世
界
知
識
PDG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初版

足本 兩漢演義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七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出版者 文藝出版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海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本書特點

本書上起惠帝，下迄桓靈，與西漢演義迄於惠帝之世者不同；雖前後僅是略寫，然而漢家四百年中的興衰治亂，則已瞭如指掌。這是本書的特點一。

本書雖如上述，但全部文字，裁及西漢演義之半；實因本書所載，悉依正史，不冗不誕，故能事倍而文省，讀之極便。這是本書的特點二。

二十九回作者自道：『舊演義竟架空雜湊，甚至以光武騎神牛，嚴子陵作軍師……故唯按史書實事，記事編年，錯綜出入，則披覽之餘，啓人神志，不無裨益。』此數語誠非虛話，本書確沒有架空雜湊之弊，更無一荒唐語。這是本書的特點三。

本書文字簡鍊，青年學子讀之，不僅與讀史無異，且足爲文學修養之助。這是本書的特點四。

二十七回臚列漢賢吏郭伋、杜詩、張堪、衛胤、任延等的政績，誠有如作者自云：『所謂迹顯當時，聲施後世者，覽之頗足興頑起惰。』此種體例，爲其他歷史小說所絕無，而本書所獨有。這是本書的特點五。

本書寫馬援、平交趾、班超、平西域，都足以引起國人發憤圖強的雄心。漢有馬班、班超、平交趾、西域，今世如有馬班其人，國勢當未必孱弱至此。這是本書的特點六。

本書寫耿恭、守柳中，以數十人當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馴至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單于遣使招恭，謂：『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毅然殺使，以示決心，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尤足爲守土者取法。這是本書的特點七。

此外，也自然和西漢演義一樣，特點尚多，不及一一條舉了。

東漢演義考

東漢演義有兩種，舊演義自王莽鳩弑平帝敘起，中多架空雜湊，怪誕荒唐語；即二十八將姓名，亦有訛誤，如堅鑲作堅譚，杜茂作杜貌，銚期作姚期，實爲大謬。本書爲珊瑚城清遠道人所重編，上述謬點都已改正，其價值遠在舊演義之上。但是嚴格考之，亦有一二點與正史不符處——

十三回昆陽大戰，本書謂：『王霸正在廝殺，只見天神般一將，趕殺漢兵紛紛退下，卻是一員步將，比騎馬的還高出一頭，手執鐵棍，見人便打，無人敢與交手，王霸望見大驚，料是巨無霸，急斜刺一馬走開，將鎗用膝夾住，背上取下硬弓，拽滿匝轉一箭射去，正中巨無霸左眼，巨無霸大怒，拔出箭，提棍如飛趕來，霸又發一箭，射中其頸，方才立住了腳，將棍倚在胸前，兩手叉開，似乎仍要拔箭，王霸諒他已無能得生矣。』實則巨無霸並無其人，范曄後漢書王莽傳：『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來至臣府，謂欲奮擊胡虜，自稱巨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關，霸臥則枕鼓，食用鐵箸，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遣大將一人，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有不容者，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莽聞之，命留此人於新豐，更其名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以博非所宜言，詔徵下獄，誅之。』後漢書明言博意欲以風莽，並非真有其人。舊演義更誕，不但謂昆陽之戰，有巨無霸參加，且謂巨無霸有種種異術，尤爲無稽謬言。

又關於陰郭兩后事，本書謂：『郭貴人生子疆，三年，羣臣請立后，帝以陰后雅性寬仁，欲立之；后以郭氏有子，固辭不肯當，遂立郭氏爲皇后，以子疆爲皇太子。其後郭后寵稍衰，數懷怨懟，十七年十月，遂廢爲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進后中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考之范曄後漢書陰麗華爲當世美人，光武徵時，曾謂：『仕宦當至執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及即位，陰尙未嫁，乃迎入宮，郭皇后揣合帝意，託疾辭中宮位，帝以其所上表遍示羣臣，遂立陰爲皇后，並無郭后寵衰怨懟，帝怒黜廢事。

二四四，一八，天恨於上海。

原序

陶園雜杏，修談往事，臚興衰之迹，疏治亂之本，使聞之者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倏而喜，倏而悲，無關世情，自合理趣，殊覺胸懷爲之開爽，故因事觸機，輒投所好，娓娓不倦。夫一代之君明臣良，百度修舉，百世之下，使人欣欣愛慕；及其賢愚倒植，綱頹紐解，又復使人感憤太息，不能自已。何哉？曰：此人之性情本乎天者也。昔馬伏波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者聞之，莫不屬耳忘倦；此公深意，心竊慕之。間者客有述桃花源記於坐中者，余曰：『此淵明寓言也。陶公胸次，在羲皇以上，故云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世無問津云者，其慨世之深心也。不然，徒矜奇異，世豈之劉子驥其人哉？』遂連類及漢世事，有以光武騎紅牛脫難爲問者，余曰：『光武起宛，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無所謂紅牛事。』客取東漢演義津津言之。演義通俗者也；漢俗猶爲近古，故足資博覽，而挽薄俗，惡可捏不經之說，顛倒史事，以惑人心目，因爲敷說大端，正其荒謬。初言元后之啓奸，孔相之頌德，客多裂背怒視，拍案而起；及莽哭天於南郊，懸首於宛市，始皆眉飛色喜，貼然就坐。余復爲撮數戰功，歷陳政治，至馮寇破河內，延弇平梁，齊收隴，蜀定三邊，彭遇刺，伏波遭讒，則坐中諸客，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矣。因共懲惡，重爲編次其事，敦促至再，爰是捃拾史事，繫以末識，離爲八卷。友人南賓生見之，謂曰：『此事提要，了然貫串，釋史之僞亞，曷不別自爲書，願自瀾於裨官爲哉？』余笑曰：『鄭氏少贖不云乎？與從俗者也。』曰：『然則子特自寫性情，而好惡因人者，與夫豈其然？』時歲在旃蒙大淵默竹秋，清遠道人書。

回 目

第一回	英君圖治開三寶	一
第二回	偽學趨權附五侯	二
第三回	溫柔鄉成帝追歡	五
第四回	麒麟殿董賢固寵	六
第五回	掘后墳羣臣荷鍤	八
第六回	攝君位宗室興戈	一四
第七回	頌大誥羣雄舉義	一七
第八回	去號位太后興悲	二二
第九回	作符命大啓邊兵	二六
第十回	肆兇淫自戕骨肉	三一
第十一回	赤眉逞勢斬廉丹	三四
第十二回	馬武興師誅甄阜	三七
第十三回	鬧昆陽南郊哭天	四一
第十四回	搜漸臺宛市懸首	四六
第十五回	渡滹沱神人指路	五一
第十六回	循鉅鹿將佐歸心	五三

第十七回	誅王郎鄧禹入關	五五
第十八回	斬李軼光武即位	六一
第十九回	更始亡光武都洛	六四
第二十回	赤眉敗諸將平南	六八
第二十一回	吳漢朱浮激楚薊	七二
第二十二回	蓋延耿弇定梁齊	七五
第二十三回	馬援入洛識真主	八一
第二十四回	竇氏請師封兩侯	八七
第二十五回	掃隴西三將殞命	九一
第二十六回	滅子陽全蜀歸心	九五
第二十七回	三邊續用伏波死	九九
第二十八回	少海波覃薄后尊	一〇四
第二十九回	二十八宿畫雲臺	一一一
第三十回	三十六人平西域	一一八
第三十一回	肅宗愛色容權戚	一二二
第三十二回	桓帝誅賢寵宦官	一二七

第一回 英君圖治開三蒙

漢朝自高祖起沛，引兵自南陽入武關，破秦，項羽背約，分王漢中。後得韓信，拜爲大將，遂東出陳倉，定三秦。信復北舉燕趙，東擊齊，南會楚，五年之間，卒破羽于垓下，天下大定，定都長安。——初滅楚時，建都洛陽。從婁敬張良之議，遂都長安。長安在洛陽之西，故後世號爲西漢也。高祖在位十二年崩，傳位與長子盈，是爲惠帝。帝仁孝，見呂太后所爲，慘毒寡恩，常懷不樂。一日，太后酈殺御弟趙王，斷其母戚夫人手足，去眼鼻耳，飲瘡藥，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召帝觀之，帝大驚，哭曰：「此非人所爲，朕何以治天下？」由此，日惟飲酒作樂，不聽政事，鬱鬱七年而崩。帝無嗣，呂太后取他人兒爲太子，立爲少帝，後又殺之，更取他人子，立爲後少帝。太后自臨朝稱制，盡封諸呂爲王，欲滅劉氏之祚。幸得太尉周勃左丞相陳平協謀，太后崩，悉捕諸呂斬之，迎代王恒即位，是爲文皇帝。帝，高帝中子，薄姬所生也。文帝恭儉，有王者規模，在位二十三年，天下富庶。至景帝，在位十六年，遵守成業，蠲民租，減答法，倉廩府庫充實，至於朽不可用，但刻薄尙刑名之學，以至激變七國，賴周亞夫討平之。後亞夫子爲人所告，事連亞夫，召詣廷尉，不食，嘔血而死。武帝雄才大略，煥然可述。在位五十四年，表章六經，舉俊茂，興太學，又逐匈奴，通西域，平南越，開朝鮮，南置交趾，北置朔方，可謂盛矣。然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幾類秦始。幸其末年悔過，王辰二月，親耕于鉅定，遠見羣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學術，又無闕闕功勞，特以前曾訟太子之寃，一言悟主，數月之間，取宰相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先是桑宏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十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壯健民，詣田所，懇田築亭，以威西方之國。」時上深悔既往之非，聞奏，乃下詔曰：「朕前聞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以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佃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之食，道死者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遣佃輪臺，欲起亭障，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

爲搜粟都尉，過能教治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時鉤弋人之子弗陵，年七歲，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欲立爲太子，以其年穉，乃使黃門畫一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祿大夫霍光。後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太子弗陵即位，年纔十歲，是爲昭帝也。童穉之年，能辨霍光之忠，惜天薨其年，壽二十二歲而崩。帝無嗣，立昌邑王即位，王昏亂，淫戲無度，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是爲宣帝。帝在位二十五年，勵精圖治，信賞必罰，吏稱民安，惜乎治雜於霸，文景之治不復存矣。至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閹宦，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故論其功則爲中興之君，察其罪則爲基禍之主。按兩漢凡二十五君，共坐四百二十六年。天下計西漢十三君，合王莽淮陽王十六年，共二百三十年；東漢君一十有二，共年百九十有六。都二十五君，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光武明章和，殤安順沖質桓靈獻。前部西漢演義，但做到高祖得天下而止。讀者費了數日工夫，只知道數年之事，其子孫坐了幾年天下，孰爲聖明，孰爲昏暴，竟茫然不知，如看一兩齣戲文，熱鬧半天，還是有頭無尾。至平帝如何失了國王莽，如何便篡了位，樹必，後蟲生，做東漢的，更不較明根源，這又叫個有尾無頭，更是悶事。今重新演說光武中興故事，順便將西漢一代之事，略補述在前，令讀者於一代興衰了然在目。且說宣帝太子名奭，溫柔慈善，帝極鍾愛。一日，所幸的司馬良娣病死，太子身痛不欲生，宣帝自進宮中勸解，只是不樂。帝令皇后遍擇美女於後宮，一家人子中得元城王氏女，名政君，其祖王賀，曾爲繡衣御史。時政君年方十八，嬌媚秀發，送入宮中，太子一見，甚是歡悅。政君百體順承，自不必說。年餘，生下皇孫，宣帝大喜，取名驚，字太孫，常抱置左右，即成帝也。宣帝崩，元帝即位，立王政君爲皇后。元帝寵用宦官，誅戮忠良，漢家元氣，剝削殆盡矣。欲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僞學趨權附五侯

卻說宣帝時，有兩位宦官：一名宏，恭，官中書令；一名石顯，官僕射，皆久典樞機，顯尤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意旨。元帝體弱多疾，以顯無外黨，遂委以朝政，事無大小，皆顯自決。貴幸傾朝，時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與大司馬車騎將軍史丹，同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望之堪奮爲師傅，帝信任之。因薦舉宗室更生與金敞，爲給事侍中，四人同心謀議國政，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

有隙，深結恭顯，望之等既患許史放縱，又疾恨恭顯擅權，乃奏帝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之士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官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帝聞奏，不能決。恭顯遂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擅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上曰：「數人皆國家重臣，未必如此。」顯曰：「且致廷尉問之，看是如何？」上即准奏。一日，有事召堪及更生，左右回奏，兩人繫在獄中，須詔赦出。上初即位，不知致廷尉爲下獄，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立召恭顯責問，恭顯皆叩頭。上大罵，又叩頭，上無法處治，乃曰：「汝二人且出。」二人出，立請史高商議，高即見帝而奏曰：「陛下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但既下獄，宜因而決其罪，以免其官，不然，中外紛紛議論，更累聖德。」上從之，乃赦望之等罪，收其印綬與周堪，劉更生俱免爲庶人。後上念三人皆忠良無辜削職，心甚不安，詔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懼其多言，因奏以爲中郎。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各處地震，始爲恭顯專權，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奏上，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奸詐，詞服。更生復逮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復劾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素守高節，恐不肯就吏受詘辱，而致其死也。」顯等曰：「望之前幸不坐罪，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又自託師傅尊之，若不屈之牢獄，塞其怏怏之心，則聖朝難以施恩厚矣。且人命至重，誰不貪生，今望之所坐語言薄罪，諒不致死，無足深慮。」上乃點首允之。顯等即令謁者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可鄙乎？」遂飲鴆自殺。帝知之大驚，拊手曰：「朕固疑其不就牢獄，果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罪良久，然後已。是時前後地震，日食三月，雪霜殺桑，夏寒日青，劉更生乃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杜閉羣異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時周堪、張猛在朝，石顯等憚之，於是顯及許史皆言災異皆堪、猛用事之咎，遂左遷周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後猛爲顯譖，令自殺。後賢讀史謂堪、猛皆自取顛覆者，蓋是時羣小在內，主德不明，必無可爲之理，戀戀於朝，何

所補益，屢遭黜辱宜矣。若周堪以受遣大臣，當望之飲鳩之後，稱疾而去，不亦善乎？有京師者，善易，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悅之，數召對。一日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任鬻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然今之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上頗頷點首曰：「朕已喻。」房出，上亦不能退。顯時宏恭已死，專權者石顯黨與五鹿充宗爲尙書令，亦用事，深疾房欲遠之，因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去月餘，竟徵下獄殺之。初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房學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然而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機，得爲郎，便欲去上，所親信而不用，元帝之庸懦，亦難乎其免矣。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所不貴焉。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爲君哉？帝優柔不斷者十六年，而崩。成帝嗣位，凡二十六年。初即位，以母舅王鳳爲大將軍，領尙書事；又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是月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等奏曰：「此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災異疊見，乃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讀者多歸咎王鳳。時儒者谷永見賢良直諫而死，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上書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竊恐陛下聽曖昧之瞽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解偏頗之愛，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營字，以慰皇太后之憂懼，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了一本，上皆以其書示後宮，以爲永爲光祿大夫，又悉封諸舅爲列侯，譚爲平阿侯，育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有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王鳳所舉，見鳳專權太甚，心頭按納不住，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實鳳專權蔽主之過，辭語愷切。上召見，謂章曰：「君試爲朕求可以自附者。」於是章遂薦琅琊太守馮野王，忠信實直。上久聞野王之名，欲倚用以代鳳。鳳聞之，即稱病，上疏乞骸骨，上兀兀不安，乃優詔報鳳，彊起之。又使尙書劾王章罪，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章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不敢正視。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

四品畢至，因而博取聲譽。好士養賢，傾財施予。劉向素懷精忠，常作洪範五行傳論；又上列女傳，新序，說苑，因事著述，以諷上。上心知其意，然終不能奪王氏權。至是得上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壘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今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及王鳳卒，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未封侯。曼子棻，字臣君，善事伯叔，鳳臨死，以葬託太后及帝，乃封爲新都侯，時永始元年乙巳，越二十年乙丑，棻遂行篡逆。此按史記，至成帝酒色亡身，哀帝嬖幸盈朝，後作兩回敘。

第三回 溫柔鄉成帝追歡

卻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簡書，日食者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漢成帝在位二十六年，日食地震三倍於春秋；水災大旱，則無以比數。綏和二年九月十五日，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爲自古所無。朝廷凡有官員皆召對。此時災變疊見，吏民上書，無不以爲王氏專政所致，上卒不悟。安昌侯張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一日，帝至其私第，辭去左右，將吏民所言示禹，曰：『上天示異，吏民不約而同，皆以爲王氏所致，王氏一門，何以獨能上千天象？劉向素稱博學，亦以爲然。朕終不解其義，經傳頗有記載，吏民所言，亦頗合經義。禹爲老臣，學問非人所及，又朕所親信，願詳言之，以決疑衷。』禹見自身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因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爭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改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素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時有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衆公卿同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急問：『其人是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簇雲下，雲牢攀殿檻，御史強拉之，力猛檻折，雲大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於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諍。』慶忌叩頭，頭破血流，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但鞫之，留以旌直臣。』卻說成帝性耽酒色，

嘗與侍中張放等宴飲禁中，又嘗爲微行，出入市井郊野，遠至傍縣，驅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即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朝野不敢誰何，故假稱之一日，微行過陽阿主家，見歌舞者趙飛燕，大悅之，以爲婕妤。飛燕本姓馮，父名萬金，貌絕美，善爲凡靡之樂，聞者心動。江都王有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遂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乃稱疾居王宮，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皆冒姓趙。宜主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因謂之飛燕。合德嫩體膏滑，出浴不濡，而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絕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姊妹，流轉至長安，以組文刺繡，出入陽阿主家。至是入宮得幸，寵冠後宮，未久，立爲皇后。先是，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自飛燕入，后寵乃衰，復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主上，遂廢許后，而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終見危，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班氏一女子，吐屬安閒如此，且始不挾恩怙寵，後能知機引退，有怨歌一首，至今詞人傳誦，歌曰：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颿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及上聞后女弟合德歌，以百寶鳳毛輦迎入宮，帝幸之，大悅，以轉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號爲趙婕妤。帝無嗣，趙后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翼護之，後終無子，后寵少衰。合德益貴幸，爲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來後宮未嘗有焉。時帝病緩弱，太醫萬方不能治，遍求奇藥，得春卮膠以遺昭儀，每進帝一丸，一幸昭儀。一日醉後興狂，乃進帝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休。抵明，宮中忽大譁，衆宮奴內侍大驚，齊集宮門，未知何事，下回再爲分解。

第四回 麒麟殿董賢固寵

卻說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日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候印書贊，昏夜，平善入宮。次日晨早，忽聞宮中大

亂皇太后急自進宮，只見帝挺臥帳中，已不能言，陰精湧出不止，頃刻氣絕。太后立詔大司馬王莽，究問發病狀，趙昭儀已自殺矣。帝無嗣，早已內定陶共王之子欣爲太子。於是即位，即哀帝。以孔光爲丞相，罷大司馬莽就第。帝欲收攬威柄，而很愎不明，初以師丹爲大司馬，又策免大司馬何武，遣就國，而以丹爲大司馬，以傅喜爲大司馬。後以共皇立廟，京師事下議，獨師丹以爲不可，不合上意，細以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免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又以朱博爲丞相，孔光忤博太后旨，免爲庶人，師丹亦免爲庶人，大臣黜陟無定。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免司隸孫實爲庶人，時侍中董賢性和柔便佞，少上三歲，美麗無雙，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於北闕下，窮極技巧，又爲賢起家坐於義陵旁，周垣數烈。於是鄭崇極諫，上責崇曰：『君自門庭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實上書曰：『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織芥，浸潤相陷，請治昌以解衆心。』蓋尚書令趙昌諛旨，奏崇與宗族通來往，疑有奸詐，於是詔曰：『司隸實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而崇死獄中，封董賢爲高安侯，孫龍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諫大夫鮑宣復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侈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諒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僮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孫龍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外傅，急徵傳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勝可大委任。陛下尙容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覽奏不喜，以宣名儒，優容之。明年，復益封董賢二千戶，時王嘉爲丞相，乃封還詔書，諫曰：『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不宜濫授董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竭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云云。上大怒，召嘉詣尚書，以他事責問。孔光等遂奏嘉迷國罔上不道，詔召丞相諸廷尉詣獄，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辜，遂不食嘔血而死。』以孔光爲丞相，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家，光聞賢來，知上欲尊寵董賢，乃警戒衣冠，出門以待，望見賢車，乃垂手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趨出拜謁，迎送恭謹，不敢用賓主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爲上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上方珍寶，盡歸董氏，嘗共上晝寢，左右白事，上欲起，而賢偏藉上袖，恐驚賢寐，乃斷袖而起，其寵愛如此。後置麒麟殿，上

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閔進曰：『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閔出，閔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鄴，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諠譁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之。元壽二年五月，以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六月，帝崩，時年二十五歲，在位六年。太皇太后聞帝崩，立即駕往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曰：『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莽至，以太后旨，使尙書劾董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免冠，徒跣詣闕。莽又以太后有詔，即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賢歸，與妻即日皆自殺，家人惶恐，夜葬之。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開驗，因埋於獄中，籍沒其家財，得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太皇太后，乃詔公卿舉可爲大司馬者。——太皇太后，即元帝后王政君，莽之姑也。——於是孔光以下皆舉王莽，忽有兩位大臣，出班大聲曰：『不可不可！』二公是誰？下文分解。

第五回 掘后墳羣臣荷鍤

且說朝中文武，何以都趨附王莽？蓋王莽最爲奸詐，成帝初即位，即委政王鳳，王氏勢極盛，劉向所謂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也。時五侯諸子，惟知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獨莽覬覦神器，心懷怨逆，見主無剛斷，臣乏骨鯁，一時朝野皆尊信儒臣。如谷永、孔光、杜欽、張禹之徒，惟知規免禍患，依憑寵祿，殊易牢籠，因折節爲恭儉，動身博學，內事諸父，外交英俊，及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又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慚惡，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宜種子，爲買之。』即以婢奉朱，其愿怨求名如此。哀帝漁色喪軀，及崩，無嗣，未議迎立。太皇太后先欲以大權歸之王莽，於是詔公卿僉舉可爲大司馬者。時宰相孔光欲媚太后，以固寵榮，乃出班奏曰：『新都侯莽，才高管晏，德並伊周，允堪厥任。』於是光以下文武兩班，同聲應曰：『大司徒所舉是也。』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爲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當選立親近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言辭侃侃，太后竟置若罔聞，竟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尙書事。時朝中議論迎立之事，紛紛不一，太皇太后一聽王莽主裁。時中山王興子，年方九歲，宗支親近中，最爲年幼，故衆大臣，無一人議及，而王莽獨利其年幼，與太后議定，遂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立以爲帝，即平帝也。莽以孔光名儒，曾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甚尊事光。

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紅陽侯王立雖不居位，莽畏之，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百官總已以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風采黨與即承其意旨而顯奉之。莽則稽首涕泣，固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焉。此時內外都已佈置，而心急行篡，終礙太后精明。一日，忽然得一妙計，孔光嘗稱我功德比周公，周公之時，有越裳氏重譯來朝故事，此時正好借用，即暗遣心腹，前往益州，如此如此。一日，忽有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對。於是王莽啓太后，以爲越裳氏不通中國者，千有餘年，今德教遠敷，重譯來貢，允宜以薦宗廟。羣臣乃共奏曰：「幼主初嗣，此大司馬莽之功德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即詔尙書照此辦理。莽乃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絞光等之功，置臣莽於勿議，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爲太師，莽爲太保，豐爲少傅，邯封承陽侯。王莽尙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太后乃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故爲惶恐不得已，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羣臣，下至庶民，蠲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諷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太后下詔曰：「自今以後，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平決。」於是權盡歸莽，勢與人主侔矣。時大司空彭宣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大中大夫琅琊那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皆優禮遣之。又有故南昌尉梅福，字子真，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福，九江壽春人，博學通經，成帝時，見權戚用事，便棄職居家，修身樂道，成帝永始三年，王鳳已死，莽復弄權，福看不過意，嘗因縣道上書，直指時事，婉切極諫，上不納，至是棄家而去。人傳以爲仙，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卻說平帝乃中山王興之子，既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曰：「前者哀帝立，皆太后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以前事爲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竇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名字，見莽隔絕平帝母子，心非其行，又恐久後受禍，私自通書與衛賢，教衛后上書謝恩，因而陳說，傳丁舊惡，庶幾得至京師。先是元帝昭儀傅氏甚有寵，生一子，爲定陶恭王，及恭王薨，子欣代爲王，會成帝無嗣，傳太后乃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成帝舅驃騎將軍王根，求立王爲漢嗣，諸人更相稱譽，定陶王欣賢，遂徵入，立爲太子。哀帝立，乃尊傅太后爲太皇太后，帝母丁氏爲皇太后，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又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又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傳一

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勢，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傳太后元壽元年崩，丁太后建平二年崩，及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乃貶傅太后爲定陶恭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哀帝后乃定陶太后從弟之女也。哀帝爲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即帝位爲皇后，至是令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爲庶人，就其園逼令自殺。趙皇后，即飛燕也。哀帝時，雖有王太后在內，而莽無權，故恨之入骨，及衛后書上，順其旨，遂益以七千戶，爲后湯沐邑。時更立宗室，漢書漢子成都爲中山王，以奉孝王之後，亦賜黃金百斤，而不令至京師。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一面，而不可得，悲痛萬狀，王復教令上書，但益戶邑而已。字乃與其師吳章及婦兄呂寬商議，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然後說令歸政。會事發覺，莽執字送獄，飲藥死。字妻懷子亦繫獄，候產子後殺之。莽奏言：「字爲呂覽等誣誤，流言惑衆，惡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乃至於刑措，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莽因是誅滅衛氏，衛賣女爲中山王后，亦黜其后位，而徙置合浦。唯衛后在後亦廢爲家人，乃窮治呂覽之獄，連引郡國豪傑，平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公主，梁王紅陽侯，平阿侯等，使者退守皆自殺，忠直不附莽者，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吳章特腰斬。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有平陵人云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勅是吳章弟子，願棄官抱章尸歸棺。殮葬之時，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身。」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帶家屬浮海，客於遼東。時有大司馬護軍王商奏曰：「安漢公之子字，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字遭罪，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此宜頒於郡國，令學官用爲教授。」事下公卿議。羣公乃請令天下，能誦公此戒者，以著官簿用之，得選舉比孝經焉。莽欲以虛名悅太后，自言親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瞻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減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千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乃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於職，宜以時食肉，愛身爲國也。」莽既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諸人，方故萬端，不可勝紀。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乃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也。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之嫡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采已女，即上言，身無

德，女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而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若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成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諸人，分部諭止，而公卿及諸生上書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曰：『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曰：『願且見女。』太后遂遣長樂少府，宗正尙書，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大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馬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吉。』於是公卿大夫同奏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所以重宗廟，孝之至也。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自思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供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還所益之田。』太后許之。有司又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辭讓受四千萬，而以三千三百萬予與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於羣妾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竦相善。竦者，博通士也，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曰：

『竊見安漢公自初束修，值世俗隆替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勢足，無所悟意；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公，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於故舊，篤於師友。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不之敢私，建白誅討，周公管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政。孝哀即位，高昌董宏希旨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宋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一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噬如髮。詩云：『一人之云亡，邦國殄賴。』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官無儲主，實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寇，更徵遠屬，事勢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壓其未震，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賁里，不及回智，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